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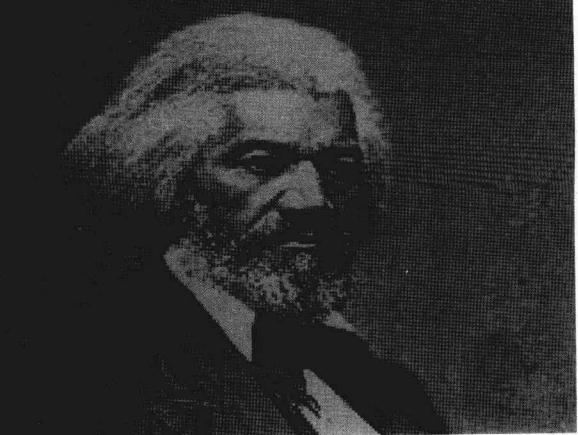
巨人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与 亚伯拉罕·林肯

平
传

[美] 约翰·史托弗 著
杨昊成 译

东方出版社



巨人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与 亚伯拉罕·林肯

平传

[美] 约翰·史托弗 著
杨昊成 译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巨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与亚伯拉罕·林肯平传 / (美) 约翰·史托弗 著；杨昊成 译. -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10

ISBN 978 - 7 - 5060 - 4296 - 3

I. ①巨… II. ①史… ②杨… III. ①道格拉斯, F. (1817 ~ 1985) - 传记 ②林肯, A. (1809 ~ 1865) - 传记 IV. ①K837.127 = 43
②K837.127 = 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6358 号

本书由美国 Hachette Book Group 授予东方出版社中国大陆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
版权登记号 01 - 2010 - 4494

巨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与亚伯拉罕·林肯平传
JUREN FULEIDELIKE DAOGELASI YU YABOLAHAN LINKEN PINGZHUAN

作者署名 (美) 约翰·史托弗 著；杨昊成 译

责任编辑 刘丽华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社**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网 址 <http://www.peoplepress.net>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印 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32 千字

印 张 24.5

书 号 ISBN 978 - 7 - 5060 - 4296 - 3

定 价 35.00 元

巨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与亚伯拉罕·林肯平传

杨昊成 译

本书献给黛博和艾瑞克

我愿意相信，对林肯来说，……那是一个让两种相互矛盾的观念在他内心保持平衡的问题——我们之所以要交谈以达成共识，恰恰是因为我们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我们永远都不敢以上帝就在我们这边的肯定态度去从事行动；然而有时候，我们还就得像很有把握似的去行动，因为唯有天助者才不犯错误。

面对我们的历史，我所能做到的最多就是提醒自己，为自由创造了条件的并不总是实用主义者、理性之声或妥协的力量。铁的、冷峻的事实告诉我，正是像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这样的人才认识到，不经过战斗，权力是不会作出任何让步的。

——巴拉克·奥巴马

《无畏的希望：重申美国梦》

(2006年)

译 序

在美利坚民族二百三十五年的历史中，凭借自我奋斗实现自我理想一直是受到尊崇的一种传统，而这方面最著名的典范莫过于19世纪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两位巨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亚伯拉罕·林肯。前者头二十年根本就是一名奴隶，从未享受过任何正规教育，却成为这个国家历史上最伟大的演说家、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之一，也是整个西方世界最著名的黑人之一；后者出身赤贫，受过不足一年的学校教育，却最终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对于这两位巨人，学术界和民间的兴趣可以说经久不衰，关于他俩的传记也是层出不穷。但也许是有感于两人共同的草根背景，将他们放到一起写成合传（collective biography）或平传（parallel biography）的兴趣近年来空前浓厚。这其中，哈佛大学英文系教授、美国文明史项目主任约翰·史托弗（John Stauffer）的新作《巨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与亚伯拉罕·林肯平传》（*Giants: The Parallel Lives of Frederick Douglass and Abraham Lincoln*）（以下简称《巨人平传》）尤其引人注目。有别于同时期同类传记之侧重两人在南北战争中的政治立场与斗争经历，如詹姆斯·欧克斯（James Oakes）的《激进分子与共和党人》（*The Radical and the Republica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7）或保罗·肯德里克和斯蒂芬·肯德里克（Paul and Stephen Kendrick）合著的《道格拉斯与林肯》（*Douglass and Lincoln*, Walker & Company, 2008），史托弗的《巨人平传》更注重对传主真实人生的全面呈现，尤其是对二人之间的独特关系及相互影响的介绍、对照与评述。这种独特的关系同时也反映或折射出

美国历史上一段激荡人心的峥嵘岁月的政治与文化风景。

史托弗教授是当今著名的 19 世纪美国文学专家，尤以其美国内战文学的研究成果著称。道格拉斯和林肯虽然还称不上美国文学史上一流的作家，但作为那个时代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自然在史托弗教授的研究范围之内。我们有理由相信，最初吸引作者写作这部平行传记的，大约也是道格拉斯和林肯依靠自我奋斗实现各自伟业并改变历史的榜样作用与启示意义，只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他越发对两人的关系以及他们在那个时代所发挥的作用产生了兴趣。不过，连史托弗自己也承认，在开始这项研究之前，他从未想到过道格拉斯和林肯之间除了出身卑微这一共同点之外，居然还有许多其他相似之处。比如，两人用以自学和不断重塑自我的核心阅读资源都是《圣经》、莎士比亚、拜伦、彭斯、《伊索寓言》以及《哥伦比亚演说家》（当年最流行的一部供男孩子学习的演讲集）。两人开始时都只会说家乡的土话，不知文雅英语为何物，却都最终成为极富感染力的演说家。两人都深信，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可以通过艰苦奋斗和教育改善自己的境遇，但改善自我的最终目的并非个人发财，而是改良社会。两人的婚姻，严格意义上说，都算不上理想：道格拉斯娶的是文盲，林肯太太是有名的女强人和悍妇，但两人始终未发生婚变。两人均烟酒不沾，而烟和酒是那个时代几乎每一个男人共同的嗜好。甚至两人的身高和力气都惊人地相似：道格拉斯 1.86 米，林肯 1.95 米，即使在今天，也都算得上是孔武有力的“猛男”。

但是，这些表层的相似之处并不能掩盖两人之间本质上的区别。道格拉斯和林肯是属于完全不同性格的两种人。面对公共事件，道格拉斯能迅速而果断地作出反应和决定，但其策略却常有变化；林肯则总是很慢才能作出决定，而一旦决定作出，就难得改变。道格拉斯是激进的革命派，是自始至终坚持自己的信念并毫不动摇地为之奋斗的战士；他绝不会和敌人交朋友，除非对方能改变自己反过来支持他的事业。林肯则是折中主义的调和派，他总是希望尽可能地争取各方力量的支持；他坚持认为，“要想赢得人家对你事业的支持，首先得让对方相信你是他真诚的朋友。”

更主要的是，两人的人生理想大相径庭。道格拉斯一生的目标，也

可以说是唯一的目标，就是彻底废除奴隶制，使黑人成为享有与白人同等权利和地位的真正意义上的上帝的子民。林肯最大的理想却是维护国家的完整统一，对他来说，代价空前巨大的那场内战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他不愿看到美利坚民族被分裂为南北两国。废除奴隶制从来就没有被安排在林肯的日程表上，他甚至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计划让美国成为一个没有黑人的国家。只是当他意识到，无论自己如何努力讨好南方或对奴隶主们作出妥协，国家终不免分裂的危机，而奴隶制最终证明就是维护国家完整统一的最大障碍时，林肯才下定决心正式签署并发布了他的《解放黑奴宣言》。从这个意义上说，奴隶制的废除只是美国南北战争的一个副产品，而并不是林肯的初衷。林肯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废奴主义者。在史托弗看来，正是这一点，决定了道格拉斯与林肯之间始“敌”终“友”的关系：在林肯容忍奴隶制在南方的存在以及在是否彻底废奴的问题上迟疑不决的那些日子里，道格拉斯毫不留情地不止一次公开称对方是“种族主义的代表”，是“美国通向自由的道路上最大的障碍”，是“一条出色的黑奴猎犬”。但当道格拉斯发现，林肯是能够帮助他完成废奴伟业的唯一有效而强大的力量时，他又不遗余力地给对方以支持和助推。而当林肯最终站到他的立场，从法律上彻底废除了奴隶制之后，道格拉斯则毫不吝啬地对这位伟大总统发出由衷的赞美。林肯也对道格拉斯的勇气、才干、热忱、人格等表示敬佩，在几乎没有任何白人会让一位黑人迈进自家门槛的时代，林肯却先后三次向这位黑人英雄敞开了白宫的大门，显示出大政治家的人格魅力和高尚道德。史托弗认为，有着不同性格和奋斗目标的两个人之所以能搁置彼此的分歧走到一起，多半是为了互相利用：道格拉斯清楚，只有作为总统的林肯可以帮助他实现废奴梦想；林肯则需要利用道格拉斯的影响力帮助自己消灭已经易帜的南部联邦。但随着彼此了解的深入，更随着各自的目标在对方的帮助下越来越接近实现并最终真正成为现实，两人也确实终于成了互敬互重的真诚的朋友。

值得注意的是，史托弗所谓道格拉斯与林肯之间在很长时间内存在“敌对关系”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书中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林肯对道格拉斯有过同样激烈的指责或批评。所谓的“敌对关系”是假想的，

或者说是单向的，是道格拉斯在发现林肯没有符合他期望中的理想角色时所发出的单方面的攻击。双方的态度完全符合各自的性格，而在林肯一方，他的沉默或宽容应该说也与他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身份和地位有关。

将性格和理想迥然不同的这样两位巨人平行地放在一起比较，不仅可以彼此参照，让读者更立体地了解两人的生涯、性格、事业和悲欢，也可以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到两人各自的朋友、家人、精神导师、情人、对手等对他们的影响。在道格拉斯的对照下，林肯得到了有别于以往传记的全新再现；在林肯的对照下，道格拉斯也获得了新的阐释与定位。同样得到鲜活再现的还有那个时代极富张力的一幕幕戏剧。因此，《巨人平传》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透过它，我们可以看到南北战争带来的美国社会的转型。两个有代表性的人物的个人冲突与这个国家的冲突相并行，两人内心的动荡映照出整个民族的风云变幻。正如作者所说，道格拉斯与林肯“彼此间的回应为不断变化着的政治风景提供了一张路线图”。在两人的关系中，道格拉斯不时对林肯丧失信心，却又不不断地找回这种信心，他变化着的视角不仅描绘出两人的政治旅程，也勾勒出了整个国家走向二次革命的路线。他们的故事彼此交织，同时也和民族的历史记忆交织在一起。这个故事充满了变化和不断的自我奋斗，也充满了联合和冲突，既非凡又平凡，既有成功也有失败。这个故事也是美利坚民族的故事。

史托弗的这部传记除了向我们勾画出道格拉斯与林肯彼此关系的发展轨迹并藉此向我们提供瞭望更广阔的社会历史风景的窗口之外，最大的突破还在于它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关于两位巨人的传统观念，这种观念通常将林肯描绘成美国黑奴的救世主，道格拉斯则仅限于一位废奴主义者，甚至只是一位“民族同化主义者”（assimilationist）。《巨人平传》将一个半世纪以来一直被供奉在万神庙高位上的林肯请下了神坛。传记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倒是道格拉斯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无论是作为演说家、作家、鼓动家还是一位公众人物，似乎都以其勇往直前的果敢形象，令在种族问题上犹豫不决、内心充满矛盾的调和派林肯相形见绌。虽然林肯最终签署了《解放黑奴宣言》从而在法律上宣告了奴隶制

的终结，但读完《巨人平传》全书，我们似乎得到这样的暗示：真正艰苦卓绝坚持不懈努力促使奴隶制终结的不是林肯，而是道格拉斯，他以自己不断的演讲、写作和社会活动义无反顾地向奴隶制及其一切形式的保护力量宣战直至其寿终正寝。虽说林肯最终的废奴决心主要来自现实的动机，即，要想保全这个国家，就必须废除奴隶制。但不可否认的是，林肯的决策与决心和道格拉斯在整个过程中的推力与拉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由此看来，虽然当初以及后来的绝大多数普通黑人确实视林肯为自己的救世主，但将其描绘成基督式的神灵就不无讽刺，不仅道格拉斯难以接受，作者史托弗也显然不能认同，尽管他和这位黑人之魂以及千百万热爱这位巨人的人们一样，确信林肯是一位道德高尚、襟怀宽阔、高瞻远瞩、具有非凡人格魅力和巨大悲情力量的伟大的民族英雄。

除此之外，《巨人平传》的写作风格也值得赞赏：它既不是充满考据、堆砌文献的纯学术著作，也不是趣闻轶事之类的野史外传。全书以史为发展脉络，将既有共同之处更有本质区别的两位传主并置，通过“受优待的奴隶与贫苦的白人垃圾”、“逃亡演说家与边区政治家”、“激进废奴主义者与共和党人”、“废奴斗士与战时总统”以及“朋友”等五大章层层推进，亦文亦史地讲述两人各自的故事以及彼此的关系。本书文字畅达优美，故事引人入胜，其中不乏难得一见的细节（如林肯的狎妓和同性恋倾向，道格拉斯的异国情人为其殉情等），读起来像小说，却又字字句句有出处，是扎扎实实的真实的传记，既适合大众口味，也是相关研究者不可忽视的重要的参考资料。而对于每一位来自社会底层却不甘庸碌，希望通过自我奋斗改变自身苦难或弱势命运的人，《巨人平传》则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启示和极富感召力的角色榜样。

杨昊成

2011年8月3日于南京师范大学

注：为了方便研究者和有兴趣的读者查阅原始文献，译本中每一章之后的注释，凡涉及作者、文献、版本、相关人物、出版机构、出版日期、图书馆、档案馆等部分，一律保留原文。其余内容则统一译成中文。

前 言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亚伯拉罕·林肯是美国历史上两位最杰出的自我奋斗型的人物。林肯出身赤贫，受过不足一年的学校正规教育，却成了美利坚民族最伟大的总统之一。道格拉斯则头二十年根本就是一名奴隶，从未上过正规的学，而最终成为西方世界最著名的黑人以及这个国家最了不起的作家之一。

两人的生活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在我开始本研究项目之前是绝没有想到过的。他们借以学习阅读和重塑自我的是同一套核心书籍：圣经、莎士比亚、拜伦勋爵、罗伯特·彭斯、《伊索寓言》以及当年流行的供男孩子们学习的一部演讲集《哥伦比亚演说家》（*The Columbian Orator*）。^① 他们都不沾烟酒，而那个年代人们干活时嚼烟草喝烈酒都是常事。他们都成了倾绝众人的演说家，而公开演讲在当年是难得的娱乐形式之一，犹如今天的职业体育运动或流行音乐。他们还都是身材魁梧之人，身高比同辈人高出至少有半英尺，而身体的威猛在那个时代不仅

^① 关于两人共同的阅读内容，我依据的是多种不同的材料，特别是以下几种：Frederick Douglass, *My Bondage and My Freedom*, ed. John Stauffer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03), pp. 81–82; Stauffer, *The Black Heart of Men: Radical Abolitionist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a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49; David Herbert Donald, *Lincol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5), pp. 30–31; David W. Blight, *Beyond the Battlefield: Race, Memory,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2), p. 77.

可以决定成败，甚至还能决定生死。^①

在解释自身命运的时候，道格拉斯和林肯引用的都是莎士比亚《哈姆莱特》中的同一句台词：“无论我们怎样辛苦图谋，/有一种神力决定着我们的结果。”^② 他们追求自己不可剥夺的权利并时刻不断地重塑自我，由此成为美利坚希望的典范。他们追索往昔，开辟未来。他们是改革家，却深信历史于活动家乃灵感之源泉。^③

在两人交往的过程中，他们模糊了种族的界限，时而成朋友，时而相互为敌。道格拉斯不止一次称林肯为种族主义的代表，是美国实现自由道路上最大的障碍。他十分英明地揭露了林肯作为一名自由卫士的种种局限，而林肯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也确曾希望这个国家能卸却黑人（以及奴隶制）这个负担。

他们还都是实用主义者，能够搁置彼此巨大的分歧而像朋友一样地走到一起。1860年，道格拉斯帮助林肯当选总统。在大多数白人拒绝让黑人迈过自家门槛的年代，林肯却先后三次在白宫接见了道格拉斯。两人的友谊主要还是功利性质的：林肯需要道格拉斯帮助他消灭南部联邦；道格拉斯则清楚，林肯可以帮助他结束奴隶制。不过，两人都真心实意地喜欢和崇拜对方。

将两人的传记并列、互相映照，我们不仅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各人的生涯和性格，也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们各自的朋友、精神导师、情侣及对手如何对他们产生了影响。同时，对他们个人转型的实质及其局限性我们也可获得更为丰富的认识。另外，以两人的言行为主要依据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切实的视角，让我们得以看清种族上的差异如何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和时代的肌理。

① 林肯身高六英尺四，道格拉斯身高六英尺一。关于美国人的平均身高，我用的是1860年的数据，并主要依据 Richard H. Steckel, "A History of the Standard of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特别是其中的图表 "Average Height of Native - Born American Men and Women by Year of Birth". EH. Net Encyclopedia, online at <http://www.eh.net/encyclopedia/?article=steckel.standard.living.us>.

② Douglass, *My Bondage*, p. 70; Donald, *Lincoln*, p. 15.

③ 关于“历史于活动家乃灵感之源泉”云云，see John Stauffer, forword, *American Protest Literature*, ed. Zoe Trod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xi - xviii.

对这两个人以及所有靠自我奋斗而成功的人我们都有一些预设的观念，然而丰富的讽刺却使这样的观念变得复杂。道格拉斯和林肯属于美国伟大的知识者，然而两人却都成长于邪恶的世界，认定打鬥是他们生涯中的转折点。两人都是语言大师，却从未学过一门外语；相反，他们是从说各自的方言土话（几乎就是一种外语）慢慢过渡到使用文雅英语的。今天的大多数人都以为林肯是这个国家最伟大的演说家之一，而在当年，道格拉斯却是这项艺术公认的榜样。两人早年就认识到，要进入公共生活，公共演讲比家族门第或人脉关系更为重要。他们以幽默克服绝望。他们结婚成家，而事业的成功部分也归因于各自生活中的女人。

道格拉斯和林肯早在 1832 年“自我奋斗”这一名词发明前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概念。^①他们重塑自我并且鼓励他人追随其榜样。他们长大成人后会切断与原先那些人的来往，而各自不同的路径若在日后再次交汇，却还能重新与之联系。对他们来说，无论是友谊还是自我都不是恒定不变的。

道格拉斯有一篇标志性的演说叫《自我奋斗者》（“Self-Made Men”），他讲过有五十次以上。随着他自身的发展变化，他对演讲稿不断作出修改，其情形如同他写的三部自传。这篇演说的核心是描述无论男女都可以通过艰苦奋斗和教育来改善自身的境况。林肯同样相信这两者是提高自我的主要途径。但这种自我转型的终极目标却并非个人发财，而是改进社会。人在重塑自我的过程中同样也实现了社会的改良。^②

无论是贫苦白人的“薪酬奴隶制”（wage slavery），还是把黑人视为动产的奴隶制，都排除了重塑自我的可能性。两人都相信，所谓的

① 关于“自我奋斗型”这一名词的首创，see chapter 2; and Irvin G. Wyllie, *The Self-Made Man in America: The Myth of Rags to Rich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54), pp. 9-10.

② John Blassingame, ed., *The Frederick Douglass Papers*, series 1, vols. 1-5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92), vol. 3, pp. 289-300 (hereafter *TFDP*). Compare this early self-made-man speech with that in *TFDP* 1: 5, pp. 547-574.

“命中注定”是民族的悲剧。^①林肯早在结交道格拉斯之前就在其重塑自我的梦想中包括了黑人：“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得到改善自身境况的机会，而且我相信黑人也自有其权利。”^②不过林肯同时却认为，黑人要想提升自我就必须离开美国。道格拉斯帮助林肯改变了这一观点。

最终，道格拉斯和林肯都明白，重塑自我恰与种族主义相对立。这是因为，将白肤色视作高人一等的标志和压迫黑人的理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自我是固定而一成不变的。道格拉斯和林肯超越了传统观念，不认为“性格”恒定不变，或主要植根于一个人的遗传和社会地位。相反，他们认为自我处在不断变化之中。道格拉斯在林肯的一篇颂文中准确把握住了这种变化的重要性：“在人性和道德的层级上攀得越高，离偏见就越远。”^③停滞僵化的结果是狭猛和猥琐。

道格拉斯和林肯站在了文化史上一次主要裂变的最前沿，这一裂变摒弃既有的社会现状，在实现自由和平等的民族理想中，将黑人和白人——但几乎没有妇女——同时包括了进来。不过这次裂变也有局限性。道格拉斯和林肯成人的时候正赶上人们自我奋斗实现理想的全盛期，所谓“由乞丐变富翁”的故事也都是现实。然而在南方，蓄奴却是实现自我最有保障的途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道格拉斯和林肯完全是在一场使美国社会彻底转型的战争期间走到一起成为朋友的，而转型的过程中，重塑的可能性却反而受到极大的限制。诚然，那场战争废除了奴隶制；黑人也获得了名义上的选举权。但是战争也导致了种族主义情绪激增；作为统一南北方手段的黑人事后遭受到十分凶残的反击。战争还导致官僚主义盛行及财富不均，妨碍了下层阶级的社会流动。在镀金时代，自我奋斗型者成

^① 此处引文来自林肯：“说一个自由的人是什么命中注定，这样的事是不存在的。” Roy Basler,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3), vol. 3, p. 478 (hereafter CW) .

^② 此处引文来自林肯 1860 年在纽黑文发表的演说：“我并不感到羞耻，我要承认：二十五年前的我，是一名受人雇佣的劳工，我劈围栏，在平底船上干活——就是任何穷人的孩子都可能会做的那些事！（掌声）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得到改善自身境况的机会——而且我相信黑人也有权得到这样的机会。” CW 4, p. 24.

^③ *TFDP* 5, p. 340. See also Stauffer, *Black Hearts of Men*, pp. 6-7.

了一个公共神话。^①从这个意义上说，道格拉斯和林肯“由社会渣滓攀上社会高枝”的途径，五十年后几乎已无法想像。

本评传打开了一扇窗户，透过它我们可以看到那场内战给美国社会带来的转型。^②两位传主的个人冲突常常与这个国家的冲突相并行，他们内心的骚动也反映了民族的动荡。事实上，两人彼此间的回应为不断变化着的政治风景提供了一张路线图。道格拉斯不时对林肯丧失信心，却又一次次地重新找回。他随时变化的视角不仅记录下了两人的政治旅程，也记录下了这个民族走向二次革命的征途。他们的故事相互交织，充满了变化和自我重塑，有联合也有冲突。这个故事也是美利坚民族的故事。^③

① 正如 Eric Foner 总结的那样，“19 世纪末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在个人主义的话语中是一个十分熟悉的主题，然而，在社会现实中，林肯时代的美国却完全是两回事，这样的基础很大程度上说是在南北战争期间打下的。事实上，这里也正可见那场冲突的悲剧性讽刺：交战双方都为保卫明确的美好社会的远景而战，而各自幻想的远景又偏偏为企图维护它的斗争所摧毁。” See Foner,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the Age of the Civil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15 - 33, quotation from p. 33; Alan Trachtenberg, *Reading American Photographs: Images as History from Mathew Brady to Walker Evan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9), pp. 71 - 118, esp. pp. 114 - 116.

② 在 Carl Sandburg 那部令人眼花缭乱的全景式六卷本的林肯传中，作者对道格拉斯及其与林肯的关系有着极为充分且充满同情的描写。See Sandburg, *Abraham Lincoln: The War Years* (New York: Brace & Company, 1939), vol. 2, pp. 164, 181 - 187, 414 - 418; vol. 3, pp. 121, 246, 255, 262 - 264, 395 - 396; vol. 4, pp. 97 - 98, 253.

新近出版的两部关于林肯与道格拉斯关系的书是：James Oakes, *The Radical and the Republican: Frederick Douglass and Abraham Lincoln, and the Triumph of Antislavery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7); and Paul Kendrick and Stephen Kendrick, *Douglass and Lincoln: How a Revolutionary Black Leader and a Reluctant Liberator Struggled to End Slavery and Save the Union* (New York: Walker & Company, 2008)。但这两部书的作者都没有谈及道格拉斯和林肯的自我奋斗。由于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南北战争的政治，对道格拉斯和林肯两人在 1850 年代中期以前的生活只提供了简略的综述。

③ 关于这一段的写作，我要感谢 Zoe Trodd 的帮助。

目 录

引 子 会见总统	/ 001
第一章 受优待的奴隶与贫苦的白人垃圾	/ 031
第二章 逃亡演说家与边区政治家	/ 083
第三章 激进废奴主义者与共和党人	/ 159
第四章 废奴斗士与战时总统	/ 257
第五章 朋 友	/ 323
尾 声	/ 357
志 谢	/ 371

引 子

会见总统

(1863年8月10日)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原本梦想回家的路比眼下的要顺畅些。这是1863年8月10日又闷热又潮湿的一个夜晚，他乘坐的火车慢慢驶过了巴尔的摩。就在二十五年前，他从同一条路线逃离了这个城市。那时他是乔装打扮通过秘密的地下交通网出逃的，而今回来他乘坐的是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公司列车的一等卧铺车厢。列车驶过巴尔的摩总统街站的时候，道格拉斯透过通风口忐忑不安地看着外面熟悉的、此时已经空荡荡的街道和一排排建筑物黑黝黝的轮廓。他希望列车只是作短暂的停留，因为在当时的马里兰州，蓄奴依然是合法的；他也曾听说有种植园主绑架已获自由的黑人并将他们重新当奴隶使用。他只是经过此地，实际要去的地方是首都华盛顿特区，而那里，国会在一年前就已经废除了奴隶制。¹他最终的目的地是白宫。

这名从前的奴隶希望能拜见林肯总统。但道格拉斯并未事先约定；事实上，他的这次旅行是一时兴起而临时安排的。他想直面林肯就政府对待黑人士兵的问题提出申诉。从战争一开始，他就一直在演讲中以及他自己的报纸上要求林肯将黑人武装起来；在政府最终允许黑人服役之后，六个月来，道格拉斯一直在招募士兵，呼吁“有色人种拿起武器”扑灭叛乱并以此获得黑人的自由和公民权利。²他曾帮助填写过麻萨诸塞州第五十四志愿团的花名册，那是全国自由州中第一个由黑人组成的团。他自己的两个儿子就在最先报名参军的名单中，其中大儿子还在向瓦格纳要塞（Fort Wagner）发起的那次拼死的冲锋中受了伤。³但是，黑人战士所得的军饷大约只有白人的一半，而即使贡献突出也得不到晋升。更严重的是，被俘的黑人士兵正在遭到南部联邦军的屠杀和奴役。正是因为这种种的不公，道格拉斯停止了她的征兵工作，决定上华盛顿向总统直陈其事。他声称，“对行动的而不是耍嘴皮子的林肯先生的信心”，“现在已几乎没有了。”⁴他希望重新找回对这个人这个国家的那份信心。

从罗切斯特出发的这次长途旅行就要结束了。虽然道格拉斯早已习惯于坐火车出行，而且自1838年他第一次坐火车到巴尔的摩至今铁路服务也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本次旅行绝说不上舒适。卧铺车厢里的床位